

# 从贺双卿诗词看清代农妇的思想性格

苏 者 聪

贺双卿是清朝初期一位没有受过文化教育自学成才的贫农女诗人,她既有绝世才华,又有绝代姿色,生于江苏省西南部一个农家,受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重压迫。她的诗词或用粉写于叶上,或以胭脂写于手帕上,她不愿留手迹于人间,只求得心理上的暂时平静与平衡。这不仅是源于双卿的个性,且是时代使然。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亦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的不幸际遇反映了有清一代农妇的悲惨命运。

贺双卿是清初一位既有绝世才华又有绝代姿色的贫女诗人,她不幸生于农家、嫁给农民,受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重压迫,担负着繁重的农业和家务劳动,遭受着婆婆、丈夫的虐待和生活的种种折磨。尽管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已经产生,但还未涉及到妇女的解放。双卿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终致“劳瘁而死”,是中国清代封建社会勤劳善良的农妇典型。

双卿,字秋碧,生于康熙末期,卒于何年不详。她是丹阳(今江苏省西南部)山里人,家中世代务农。她姿容美丽,“纤眉若画,耳环的烁,映日如星”,“俯仰疾徐,皆有风韵”<sup>①</sup>。即使患病,也有病西施之美:“虽疟,容止愈幽婉而整,目神清发,射人数十步,光彩欲流。”<sup>②</sup>她体弱性柔,“好洁,虽拮据烟尘,而髻鬟不染。”<sup>③</sup>自小聪慧绝伦,10余岁善女红,心灵手巧;她没有读过书,但对书史有极浓厚的兴趣。她的舅父是私塾先生,与她家为毗邻。15岁时,“见舅氏言二南,多香奁体”。她听见朗朗的读书声,十分欣喜,便暗中背诵。有时帮舅父做点针线活,便要舅父教她读书写字,后“以刻苦自学通诗文”。她从小学小楷,善书法,字迹奇丽清婉,能于桂叶中写《多心经》,但山中人无有知其有才者。她善诗词,抒发农妇痛苦心声,很有个性,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今有《雪压轩词》一卷,存于《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中。

雍正十年(1732年)秋,双卿18岁,嫁给金坛县(也属江苏省)绡山姓周的一位佃农,家境极为贫寒,租种着张梦觐家10亩薄田,难以糊口。其夫比双卿大10余岁,不识字,性情暴戾,好赌博,双卿规劝,他大发雷霆,把她推倒在灶房柴薪上。夫有狐臊,污秽龌龊,常常不洗澡,“垢腻积颈项,揉可成丸,劝之浴,则大怒,双卿不敢言。”<sup>④</sup>婆婆又非常凶狠,经常打骂虐待她。双卿自嫁到周家,承担着繁重的农事活与烦琐的家务活:晒谷、种瓜、采棉、挑菜、束草、汲水、舂米、浣衣、做饭、送饭、缝衣、制鞋。到了秋季抢收,她更是辛苦忙碌:“纤手生胝、指坼隐隐,时见血痕。”<sup>⑤</sup>她的丈夫更是农活的主力:“腰镰早出,跣足履霜,裂趾破踵,以劳于田。”<sup>⑥</sup>她的婆婆虽老,但“尚亲蒞场事”。尽管一家三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做尽牛马,流干血汗,但还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住衡门,吃野菜,穿麻鞋。一遇天灾,农业歉收,染上疾病,缺乏劳力,张家又逼迫

她家交租，贫病交加，她连“荆钗布裙”的生活也难以继，不得不靠典卖为生。她的辛酸苦楚、一腔悲怨只有发抒诗词中：

今年膏雨断秋云，为补新租又典裙。荆钗已卖酬方药，自削杨枝照水簪。

岁早木棉花未发，杆寒梭冷倚空机。野菜自挑寒自洗，菊花虽病奈何霜。

夜凉带病开窗坐，放月吹灯暗绩麻。饥蝉冷抱枯桑叶，病蝶低寻老韭花。

这里深刻揭示了支撑封建政权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双卿无衣无食，“苦黄生面”，成了“饥时燕”、“病后蚕”。她的《步韵和“白罗天女”七绝九首》、《七言古·步宁溪韵》、《秋吟九律》等诗词均是受封建政权压迫的心灵倾诉，生动勾勒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悲惨命运。

过去多是进步的具有恻隐之心的封建士大夫反映农民的生活苦况，但他们的思想感情毕竟与农民隔着一层，所以就远不如贺双卿的诗词具有泥土气息，把农民的贫穷痛苦表达得那样真实、深刻、感人！

双卿既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同时，又受着婆婆与丈夫虐待与折磨，有如“堕甕井中，不见日月，毒螫交至。”<sup>①</sup>她素来体弱，又由于过度劳累和缺衣少食，致使她长期受病魔的折磨，时发疟疾，寒热难熬，但她仍是不舍昼夜地带病劳动，收稻时节，她“强自登场，隰乘僵穉，落之扬之，载烜载积，力疲目眩，则藉草而坐，方定旋起，手将稗穗，稻芒攒刺髻上，狼藉两肩。”<sup>②</sup>她的婆婆对病体的媳妇丝毫不肯放过，严加督逼。《西青散记》卷二载：

九月末，天晴甚和，农者刈稻方急，囤厩积圃，犂稚如堵，妇女空室登场，昏旦操作，双卿症益苦，寒热沉眩，面杀然而黄，其姑愈益督勒，应稍迟，辄大诟。尔后寒甚而颠，忍之强起，裹重缙，手持禾秉，茎穗皆颠。热至，著单襦，面赤大喘，渴，无所得沸水，则下场，掬河水饮之。其姑侧目，冷言相诋。

有时为了区区小事，婆婆也会对她狠打责罚。有一次双卿煮粥，忽发疟疾，火烈粥溢，双卿焦急，慌忙浇水，婆婆大怒，掣其耳环，骂：“滚出去！”耳裂环脱，血流到肩，双卿掩耳而哭。婆婆又举起杓狠狠地说：“你再哭！”双卿不敢哭，拭干血再煮粥。因粥漫出，婆婆严惩她——不准吃午饭。婆婆对媳妇的残酷无情、不人道，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反映封建社会的婆媳关系是主子与奴仆的关系，媳妇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不过是被驱使、被蹂躏的牲口。婆婆象征着族权对双卿的迫害。双卿的丈夫亦助纣为虐，同样折磨她：她春谷，累得喘不过气来，抱杵稍立，他疑心她偷懒，把她推倒春旁，杵压腰上，双卿忍痛再起，继续春作。她送饭至田中，丈夫嫌她送迟了，挥锄便要打她。不管双卿如何勤劳，起早贪黑，仍是得不到婆婆丈夫的体贴爱惜，她在《孤鸾·病中》感叹道：“东菑却嫌饷缓，冷潮回，热潮谁问？归去将棉晒取，又晚炊相近。”又在《咏疟词·薄倖》中悲泣道：“总诉尽依愁，滴干清泪，冤煞蛾眉不省。”也不论她如何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还是不遂婆婆丈夫的心意：“汲水种瓜偏怒早，忍烟炊黍又嗔迟，日长酸透软腰肢。”

她在人生道路中，只有邻居韩西是她唯一的知己，她舂米汲水，韩西相助；发烧口渴，韩西送水；病中无食，韩西裹送；她卧床不起，韩西坐其床，为她悲泣。可后来韩西出嫁了，再无人怜恤。她深感身世凄凉，孤独无依，命运太薄，她将自己比作“笼鸟”、“孤雁”、“网蟾”、“机花”、“寒蝉”、“秋荷”。常在诗词中写道：

世间难吐只幽情，泪珠燕尽还生。——《湿罗衣》

独自恹恹耿耿，难断处，也忒多情。——《残灯词》

算一生凄楚也拼忍，便化粉成灰，嫁时先忖。——《孤鸾·病中》

穿愁贯恨，珠泪总成串。——《摸鱼儿·谢邻女韩西馈食》

玉容憔悴，知为谁添。——《春从天上来·梅花》

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凤凰台上忆吹箫》

她痛苦忧伤，暗自簌簌落泪。但她对婆婆丈夫的怨恨，总不愿明言直说，不像控诉地主剥削她家那样敏锐愤怒，只是隐隐的笼统的含糊的说自己的“幽恨”、“暗恨”、“幽绪”、“幽情”。但这种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忧郁痛苦，亦同样无情地折磨着她，使她“容颜惨离”，“饥倦忧瘁”，“憔悴消魂”。为了生活生存，她只有“当歌代哭”，来抒发她“一生酸楚”。故《孤鸾·病中》、《二郎神·菊花》、《咏疟·薄倖》等词就是双卿受虐待的自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感人泣下。陈廷焯评曰：“此词（指《孤鸾》）悲怨而忠厚，读竟令人泣数行下。”<sup>⑩</sup>黄燮清评曰：“双卿词如小儿女，啾啾絮絮，诉说家常，见见闻闻，思思想想，曲曲写来，头头是道。作者不自以为词，读者亦忘其为词，而情真语质，直接《三百篇》之旨，岂非天籁，岂非奇才。乃其所遇之穷，为古才媛所未有。每诵一过，不知涕之何从也。”<sup>⑪</sup>

妇女受夫权压迫，农村尤甚，封建士大夫并不关注这个苦难的角落，因为他们视“夫为妻纲”为理所当然。而受夫权压迫的下层妇女又没有文化，无法抒写自己的苦悲，故反映夫权迫害的主题在诗词这一领域几乎成了空白，而像贺双卿这样的奇才女子创造性地把自己的痛苦历程借助文学真实地表现出来，使它成为我国古代文坛一朵鲜艳夺目、别具一格的奇葩。从而丰富了文学苑林，这是贺双卿对文学宝库不可磨灭的贡献。

双卿诗词或用粉书写于芦叶上、吉祥叶上、月季花叶上、芍药叶上、秋叶棠上、金凤花上，或以胭脂写于手帕上。她写诗词以叶不以纸，以粉不以墨，因叶易败，粉无胶易脱，她不愿留手迹于人间，只求心理得到暂时的平静与平衡。

双卿面对着苦难生活的双重重压，没有愤怒，没有抗争，她对人生采取“忍让”的态度。她遇事忍气吞声，曲己从人，甚至强颜欢笑，以悦他人，做一个孝敬婆婆、顺从丈夫的贤媳良妻。《西青散记》卷二载：

嫁村夫，贫陋颇极，舅姑又劳苦之，不相恤。双卿事之善，意虽勿欢，见夫未尝无愉色，饥倦忧瘁，言笑犹晏晏也。

双卿心中流淌着不尽的苦水，而在丈夫面前却能做到和颜悦色，言笑晏晏。此非强忍而何？要做到这点，实属非易。《西青散记》卷三、卷四又一再突出她这一性格：

能忍事，即甚闷，色常怡然。

善承其喜怒，弗敢稍忤。……甘心忍语。

双卿贫悴强忍，如枯鱼衔索，过河而不能泣。双卿也说自己有“幽性耐霜”的性格。她惊人的忍耐力，使邻里也为之不平：“尔乃死蛤蟆耶！何无气若是。”双卿长期的自我压抑，使她“神态日减，肌肉不丰”，但她宁愿集天下人的苦痛于一身，代天下人受过，以免除别人的苦痛。她曾感叹说：“天乎！愿双卿一身代天下绝世佳人受无量苦，千秋万世后，为佳人者，无如我双卿为也！”<sup>⑫</sup>双卿代天下人受苦的思想，颇有点像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自己却永远背着十字架，承受着痛苦，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一个平凡的、不惹人注目的中国农妇的美德！故吴震生在《西青散记序之前》说：“爱其色，怜其才，感其情，敬其德者也。”不过她这种“代人受过”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双卿受封建礼教毒害甚深，她死守三从四德的信念：“丈夫发怒，不可生嗔，退身求让，忍气吞声”，“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sup>⑬</sup>婆婆对她虐待，她亦复是一味顺从：“其姑侧面，冷眼相诋，双卿含笑，不敢有言。唯诺敏给，争先任劳苦，不敢以诿其姑。”<sup>⑭</sup>这是她严格遵从班昭《女诫》的遗训：“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清代贺瑞麟的《改良女儿经》十分提倡女子“尊三从，行四德，习礼仪”。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以毒害麻醉妇

女,让她们服服贴贴被统治被奴役。双卿从小受着封建经典的影响,自是安于贫穷,能忍虐待。她在《惜黄花慢·孤雁》中说:“凄凉劝你无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表面是写雁,实是借雁抒怀喻己,要自己安于命运的摆布,聊且度过这苦难的一生。所以尽管双卿集阶级压迫和家庭虐待双重苦难于一身,但她仍能做到“性潇洒,而意温密,飘飘有凌云气,无女郎琐牵纤昵态。”<sup>⑨</sup>她是中国封建社会忍辱负重、贞顺和柔的农村妇女的典范。

双卿对这个世道不满,恨“世情太冷”;怨婚姻不幸,所适非人,没有“嫁时先付”。她有诉不完的新愁旧怨,说不尽的悲楚酸辛,流不干的伤心珠泪。她自称是“古之伤心人”、“人间怨女”,可知她怨恨之多。可是她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薄命”。所以她对一切人事“怨而不怒”,“甘为俗士之妇”,“曲尽妇道”,“不忍薄其夫”。对眼下承受的一切痛苦,她认定都是“宿业”所定,她曾说:“凤凰虽好,宁是姻缘。”她遇事随缘自适,自宽自解,如她受劳役之苦,认为是理所当然:“况薄命人,敢效富贵女,畏风日,避尘沙耶!”她遭逢不幸,也并不忿怒,认为天下大多数深闺女子仍在受苦。不仅社会人事如此,且大自然景物也无有遂意者:美丽的桃花,瞬息凋谢;清幽的翠竹,常处贫寒;她自己受苦,亦是天命。她曾与舅父书曰:“人皆以儿为薄命,儿命原非薄也,红楼淑女,绿窗丽人,沦没深闺者,世间不少。忆夜无欢,向春难哭,桃红遽天,竹翠长贫,岂不期人歌泣哉!……诵菊花孤雁词者,无不谓双卿怨。双卿无德,诚不能不怨,怨而不忍厌其夫,双卿可自信也。……儿则愿来世为男子身,参断肠禅,说消魂偈足矣!”可知双卿受佛教“人世轮回”、“罪福报应”、“苦轮常运”等唯心思想影响甚深,终以佛家“修来世”的思想排解人生之苦痛,淡化今日之忧愁,这是因为她常读《楞严经》的缘故(《春从天上来·梅花词》:“夜深偷诵严楞”),这又意味着神权对双卿的毒害。正因为双卿以“忍让”态度对待人生,故其词作亦是哀而怨、怨而不怒。《白两斋词话》卷七评曰:“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反映双卿的人格与创作风格达到了高度和谐统一。

双卿不仅能“忍”、“不怒”,且还是一个讲孝道的贤妇。她贫穷至没有饭吃,“日煮蕻及芋以疗饥”,却“私易米为粥进其姑”。对丈夫也百般体贴,冬日,她自己衣服单薄,却“自脱其所裘氅,袭其夫。”他上山打柴,她生怕他受冻,宁愿代夫吃苦:“乍寒一夜风偏急,莫向郎吹尽向依”;劳动归来,又劝他多睡一会,不要早起:“归后劝郎晨晏起,日高私禁外人催。”她悉心侍奉丈夫,举案齐眉,《西青散记》卷三载:

(其夫)冬日无事,抱瓦炉,啜白酒,曛然曝背坐篱下。饥渴,则坐呼使双卿奉饮食。

双卿右手捧盂,左执箸,进其夫。日稍寒,拨其炉曰:寒乎?则暖酒以饮之。事舅姑,敬有加也。

力疾作劳,孝敬弥挚。

双卿的“孝道”闻名遐迩,“邻里称其孝”。当时的一些骚人墨客极力宣扬她的事迹,把她树作孝敬的典范,还有人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女,荆振翔“诵双卿词,辄呼女儿于屏后听之,令知双卿苦能孝敬,效之也。”<sup>⑩</sup>

双卿的孝敬不是源于个性,而是时代使然。清代统治者十分提倡孝道,有罕人见闻的子孙割股挖肝为父母、或祖父母治病的举止,被誉为孝子贤孙的典范,载入史册。清代列女近500人,大大超过了前朝。民谚曰:“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可见当时时尚。据《清史稿·列女传》五〇八载:

陈文世妻刘,郟人。陈刘皆农家,刘待年于陈,既昏,姑年七十二,病瘧,刘割臂和药以进,疾少间。既而复作,不食,已十日垂尽矣!刘夜屏入,杀鸡誓于神,持小刀自刎其胸二寸许,出肝剖半,取布束创,以肝与鸡同淪汤奉姑。姑久不言,勿曰:汤香甚,饮

之竟，病良愈。刘亦旋平为。乾隆四十四年夏六月知县，嘉兴李集出俸为买田宅，宅北有大陂，凡三项，因命曰孝妇陂。

谢以炳妻、路仲秀妻、郑李纯妻，吴湖口人，以炳兄弟并早卒，三妇励节事姑，姑病，痛迷吮之，良愈。

岁饥，驱驴鬻石灰易米以养姑，一日遇盗，泣曰：驴可将去，丐留囊中物，俾我姑不即饿死，盗舍之去。

双卿生活在这样一个孝道倡盛的时代，也就必然铸造她孝敬的性格。

双卿的忍让、不怒、孝敬性格的形成，是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支配，其中最重要的是“守礼思想”与“贞操观念”对他的影响。由于双卿“具绝世独立之姿，生于穷山荒陋无人之地，不幸配一微文薄业”，故引起当世文人的关注和同情，如史震林、赵暗叔、张梦觐、童子龄、荆振翔、冯薇城、陈希古、玉函、宁溪等人，多次想接触她，了解她，其中以暗叔怜悯她至发痴的地步。双卿虽知他们是知己，亦暗中与之唱和，但却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她“以礼自守”，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暗叔设法接近她，趁她出来洗衣，便朗吟其诗，等待双卿的反映。她“浣毕，俯首安行，阖扉而入，未尝一回眸也”，“每出，则俯首垂眸，不复他视。”<sup>⑩</sup>她曾暗送暗叔诗，有“仙郎一字，胜怀不夜之珠”句，梦觐的婢女见双卿而笑，双卿深感此诗失“礼”，赶忙强辩说：“仙郎者，吾夫也。吾夫不识字，灯下教之，已识十余字，他人识万字不为异，吾夫识一字即为宝，故云不夜珠也。”<sup>⑪</sup>这正如《西厢记》中莺莺与张生一见钟情，可后来张生私下求见她时，她却“端服俨容大数责之”，以“礼”来教训他。《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贾宝玉二人偷读《西厢记》，宝玉向黛玉开玩笑说：“你是那多愁多病的身，我是那倾国倾城的貌。”黛玉顿即改容，违心地说：你混说什么，我告诉舅舅去。莺莺黛玉不都是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敢大胆去爱么？！已婚的女子更是“以夫为纲”、“以夫为天”，认为“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sup>⑫</sup>所以她要死守着这个粗暴而愚昧无知的丈夫，以及虐待她的这个家庭。她虽然内心很不满意这门婚事，可当别人讥笑她丈夫“村俗”时，她又会百般地加以回护：“识字人但可守粪瓮，管村童耳！”<sup>⑬</sup>“田舍郎虽俗，乃能宛转相怜，何忍厌之，此生不愿识书生面矣！”<sup>⑭</sup>又说：“里中男子，其支离蠢恨，不类人形，不近人情者，以吾夫比之，犹为佳也。姑虽严，第受妇道，事之谨，无弗豫，敢怨望乎！”<sup>⑮</sup>她的婆婆不准她与男子接近、说话，她亦以“男女授受不亲”律己，“双卿素自慎重，与言，勿应也。”<sup>⑯</sup>有人给她赠诗，“佯借双卿物，承之于手，双卿禁，曰：‘止’。”<sup>⑰</sup>“以艳语投之者，骂绝不答，可谓以礼自守。”<sup>⑱</sup>在双卿看来，女子要严守贞操，不得越雷池一步。她自己一再说：“守身如玉”，“自全白璧”，“为父母夫婿子孙存面目”，“一身污，而两姓辱；片时误，而百年羞；一事失，而万事败。双卿虽愚，不忍为也。”<sup>⑲</sup>“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就是她恪守的节妇信条。据说当时有一盐商千方百计想得到她，而终不可得<sup>⑳</sup>。双卿不奢想荣华富贵，只求做一个贤媳良妻，故终致被贞操观念与守礼思想困死。“蓼虫不知辛”，她的悲剧在于她的不觉悟。

清代妇女讲究节操、笃信礼教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已婚的妇女丈夫死了固要守节，未婚女子未婚夫死了亦要守节。嫁出去的女子，不论丈夫是品德不好，还是生理有缺陷，你都要跟他过一辈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否则，就要遭舆论谴责，亲友耻笑，为父母所不容，或自己羞愧至死。这里摘录三则事例：

朱亭何氏一女，许嫁涂田曾生，曾死，父母拟订富贵子弟以慰之。女发誓曰：“人之死忠死孝者，恐负此心耳！吾可为章台柳乎！遂衰经成服，父母知其不可夺，乃弗复言。

——《西青散记》卷二

乾隆时山西有一人名叫李拒漏，他是个“隐官”者——生理不全的人，取妻陈氏，不安于室，

常常逃回娘家。一天她的父亲陈维善亲自把她送到婿家，然后回去，谁知走到半路，女儿又跑来了，陈维善气的了不得，便活活把女儿缢死了，自己也缢死了。

——钱大昕《潜研堂集·山西分守冀宁道沈公墓志铭》

曹某妻王，兴县人，早寡，子暗。邻妇亦早寡，相与约不嫁，居十五年，王诣其戚或自外至曰：邻妇嫁矣！王曰：信有之乎？曰：信，我所目见也。王乃大恻曰：不意此妇乃有此事，遂绝。

——《清史稿·列女传》

在清代，离婚女子或死去丈夫的女子多难再嫁，一是失去处女的童贞，二是封建卫道者们把这类女子视作犯了披蓑星，致人不敢娶<sup>①</sup>。所以清代女子多为丈夫殉节，钱谦益死了，柳如是的自缢，邓宗洛溺死了，陈淑兰自缢。而双卿的丈夫还活着，她只能死守终生。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亦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的悲剧命运更是历史与时代的必然。

双卿集千百万农妇痛苦于一身，具有社会的典型性。透过双卿的人生历程，我们看到清代广大农妇的遭际与不幸：她们受着贫穷之苦、劳役之苦、包办婚姻之苦、婆婆虐待之苦……看到她们忍让、怨而不怒、孝敬、守节、讲礼的共同性格特征。

双卿诗词当时流传极广，人们对这位具绝世才华而命运又极为悲苦的女诗人充满崇敬与同情，称她为“游仙”、“天人”、“谪仙人”。对她的诗词爱不释手，冯薇城见双卿词“怅恍变色，气息俱沉，捧而玩之，不言者终日。”<sup>②</sup>有的至深夜还在抄双卿诗词、诵双卿词，有的和双卿诗词、旅途歌双卿诗词，震亭有步双卿秋吟诗之原韵，行恕有和双卿之白罗诗。宁溪为七言古，双卿步其韵，宁溪恨不逮也。可知双卿词压倒须眉。有的为双卿塑像：“面如月，影微缺，颜如雪，色微郁，梅花神兮莲花骨，锦秀为才玉为德，此谪降人也。”<sup>③</sup>有的为她绘图：玩月图、饷黍图、种瓜图、浣衣图。有的于旅途舟中对双卿图，合掌念弥陀，为她祝福，把她当偶像崇拜。度庵见双卿像，戒宁溪曰：“此天人也，勿亵，宜焚香礼之。”史震林为双卿收集诗词书信，撰写《西青散记》，详细记载她的生平逸事。初刻既成，版毁于火，再刻所印，比原著少十之二。吴震生为该书作序，说明震林撰此书的目的是悲痛“佳人之薄命”<sup>④</sup>。有人名醉书仙者极其赞颂双卿曰：“吾于菊花孤雁，见幽凉之境，于月魂滴艳，见明逸之姿，于燕饥蚕病，见温柔之性，于锦思花情，见灵秀之才”，又哭双卿曰：“断剑依泉，残松卧壑，哭双卿命也；名花困雨，新月藏云，哭双卿貌也；珠不升渊，玉难离璞，哭双卿才也；梅情耐雪，菊意甘霜，哭双卿德也”，“双卿命啬而才华，德幽而名显，歌之哭之者以其女子特甚耳！”

才女薄命，佳人薄命，世人为之同慨同悲。

双卿已歿两百年了，她遗留下来的 40 首不同凡响的诗词，闪耀着熠熠的光辉，反映清代一代农妇的悲剧命运。

#### 注 释：

①⑤⑥⑧⑬⑭⑮⑰⑱⑲⑳㉑㉒ 史震林：《西青散记》卷二。

②⑦⑩⑪⑫⑳㉑㉒㉓ 史震林：《西青散记》卷三。

③④⑬ 史震林：《西青散记》卷四。

④ 《白雨斋词话》

⑩ 《国朝词综续编》

⑫ 唐宋若莘：《女论语》。

⑬ 班昭：《女诫·妇行》。

⑲⑳ 董潮：《东皋杂钞》卷三。

㉑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八章。

㉒ 吴震生：《西青散记序之前》。